



散文

此间犹有荷在水

○ 权莹



亲戚人均一张圆脸,我在老板娘的笑纹里仿佛看见我的老老爷爷,生了我的老姑姑,老姑姑又生下小姑姑,或者小姑姑再生了女儿,或许就是眼前人长相。于是我在心里感觉与女老板更加亲近了些。这里的小米粥分外黏稠,咸菜条有不输大酒店自助餐配菜的咸香。我坐在开满枣花的院落里,就着夏末秋初不淡不浓的风,喝了小米粥,又喝了茶水。那枣花色黄粒小,很轻易就被风吹落在我的眼、耳和发迹,她以这样轻柔的方式知会我:快快去,那荷塘在等你。我吹开几朵落在茶杯中的枣花,将茶水吹出一片涟漪,想着我要是早点来,看看荷花繁盛的景色,那该有多好。偏偏现在已经过了中秋节,还是怪我在归乡路上踌躇得太久。

我不想再让时光空蹉跎,趁着午后,在村子里环游,静谧的村落中,总共见不到几个年轻的面孔,他们很早就趁着发展的良机去了城市,在近处的厂里成了工人,在远处的写字楼里成了白领,村落里天高地阔却不足以让他们振翅高飞。而真正让村庄热闹起来的,偏偏是外来游客。这种交换,打通了城乡之间的壁垒。我听闻,昨日下午了一夜的雨,空气里愈发浓烈的湿度缠裹着我的脚步,

我绕着村落间时而宽绰时而窄细的道路缓行,任由那闪着水渍和泥土的双足带我去往这村庄的任意角落。比起其他旅人,我显得更加漫无目的也更加肆意,我正用我的脚步丈量祖先们的出生之地,我正用我的双眼,去探看贯通我肉身的血脉承载的基因曾螺旋盘踞的风景,这些风景,曾在年节祭祀时刻,在燃放鞭炮翻起的浓烟之中,听祖父与叔伯谈论过一二。

终于在养牛人的指引下,我找到了那片荷塘。它四四方方,水面开阔,和我梦中的狭隘阴仄完全不同。我见到它,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快走几步向它奔去。水塘里荷花的芬芳不必走到切近都能闻见,但我还是忍不住走向池塘的边沿探看,直至双脚踏上离水面最近的石头。水体被荷叶层层封闭住了,看上去绿得浑然一体。一眼望去,水面上已尽是残荷,但仍有一些鼓鼓囊囊的荷花还在开着,它们的花瓣还是新释的粉与红,它们的腰肢还是碧绿的鲜与柔,它们在枯黄的同伴的保护与衬托里,将池塘水体的颜色点缀得那般浓。那些已凋散的荷花,也不是全没了生机,它们收敛面容,孕育出墨绿色的莲蓬,莲蓬们鼓胀着,像是婴幼儿在襁褓里裸露出的光洁的手臂,它们比那些荷花的茎秆更要结实一些、更向上一些,虽然没有风,但他们招摇着,虽然淋了一夜或更久的雨,但它们发散着令人舒服的绿,生命将花朵收藏,将果实放大,生命在它们脚下的根茎上长出七窍玲珑藕,在这块玉璧一样的池塘里暗暗生出纹络。我伸手拨开几片荷叶,隐约透过叶间缝隙看见有一些比小手指头肚还要小的鱼苗,在荷叶的庇护下面汲汲游动。这里的生机让我赏心悦目,即使这方池塘从未有一天属于过我。

沿着荷塘绕一圈,在杨树和柳树的掩映里,能看见一个小小的棚子,棚里有人正在歌响,看见了我,挥了几下下手。原来是个有四十多岁年纪的汉子。聊了几句,他说这方水湾是他承包的,有鱼也有藕。我说这荷花很香,鱼苗很旺。他听了很开心,当时就要登上水鞋为我去摘荷花和莲蓬。我笑着拒绝了,我知道每朵荷花凋零之后,要么能生出充盈的莲房,或者下面正藏着一截子莲藕,这是实打实的收入。那汉子跃跃欲试的样子令我动容,我只好说:“路远,拿不了。这两天都住在村里,可以常来看看。”

晚饭时,民宿里人声逐渐嘈杂起来,那池塘棚子上遇见的汉子也来了,只见他拎着两条大草鱼,说要给客人们尝尝鲜,老板娘与他算钱,两个人都是圆脸,正为了抹不抹零打着商量。

喝过鲜美的鱼汤,月亮已在中天静候,是个半圆的月,一眼就能看懂的圆缺。我不知不觉又来到荷塘边,荷花们在夜晚闭合了它们的花冠,只在氤氲的水汽间发出幽香,那香气甚至比白日里还要馥郁许多。

我想起从哪本古书中看过的,荷花会因生长在不同的地方长成美蕖和落萼,但不论命运运起了怎样的支离,遭遇了怎样的境地,它们仍旧能在各种境遇里释放同宗同源芬芳馥郁。那一晚,在民宿里,我就着一袭月光和馥郁的荷香做成了一件美梦,梦境里自己真正成了原本就生养在村子荷塘边的女子,也在枣花树下依偎着祖母祖父喝着茶和鲜鱼汤,但与现实不同,梦里满月如盘,荷花犹盛,亲族仍在。

诗歌

无声

(组诗)

○ 薛梅

无声

母亲走后,房间变成了无人区
他会在周末为母亲的花浇水
铲除杂草,会给鱼缸换水
会在母亲坐过的椅子上坐一下午
那一刻,他好像被她包围着
他闭上眼睛,仿佛
自己又退到母亲的身体里
婴儿般地回到幼年的温床上

那个房间真大,空荡荡的
他张开口,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蜘蛛

“结构主义者”整天都在织补星空
有时一颗小行星掉下来
砸出一个破洞,他在摇晃中
想到老房子屋梁上黑乎乎的挂篮
和墙壁上即将融化的钟

仿佛白色风铃永远在夏夜涤荡
母亲的鱼网从早织到晚
她从不停下来,好像有一个声音
拆穿黑夜的孤独与世界的荒谬
像一团光影在她垂垂的腹地
及隐秘的力量里释放,并绷直于
生活的线,与文量的纤细与透明
在极限拉扯中形成万物的中心

屋顶

高处的事物是魔法师的口袋
装有失明的小鸟和夜晚的梯子
以及,飞来飞去的蝙蝠
和布阵下垂落的天空
所有人都走出房间
还原在辽阔的星空下
我们也爬上高高的梯子
风吹来,鼓鼓的身体扭曲变形
我们大喊彼此的名字

远处,孩子们沿着瓦片奔跑
捕捉萤火虫的梦境。一对恋人
沿着月光轨道,捉到一颗
坠落的星星,并在河边放逐它
透过微弱的光,我看到
月亮又跳上了邻居家的屋顶

悬崖

诗人狄金森说:“我为美而死”
也愿为危险的事物成为边缘人
当我追逐一只豹子,它也追逐我
在互相驱使下走向黑暗,仿佛
某种穿透力带着各自的风暴
当光线形成暗室,石壁上的地心力
与苔藓植物拉扯我,那种下坠的感觉
像一个盲人走过斑马线
在挥别的站台,看你随车远去
形成某种幻境的抽离
从悲伤的边缘和预言的游戏里
借着大雾,将自己置身黑暗的底部

拉锯

生活的耐性,从转动的齿轮上
在你我之间反复拉扯,我试过
一种逃避,抛下阴暗部分
不挣扎,也不去做任何尝试
“没有人了解这痛苦的原形”
和更隐秘的存在,那齿轮
让我看到一个真相,一个橙子
一件人体解剖学的外衣
在凛冽的雨雪,黑暗涌动着
我听到老房子、梧桐树和旧书架
一同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

怀素

一个完美主义者从身体里抽离
世界就像一个断句
不会被任何形式消解,而我在
十六楼修剪绿植的叶子
为鱼缸换水,鱼儿们吐着气泡
从水底升上来又沉下去
鱼眼像苔藓的腹眼,闪着奇异的光
我是一个极筒主义者,穿帆布鞋
拆快递,把生活垃圾归类清理
穿白裙子,素净得像鸢尾花的手帕

那些无畏的指认更像是一个断句
从喧闹的街道隐退到另一个地方
直到阴影部分被软化,变形
仿佛预言的筛子失去了生活的黏性
那些附着的事物纷纷掉下

随笔

山楂树和山药豆

○ 王鸣凤

语,永远都温温柔柔的小老太太。我算了算时间,姥姥走了二十多年了,而母亲哭她母亲的场景就像刻在我的脑海里一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向坚强的母亲哭得那么绝望。

姥姥个子不高,虽然不是小脚,但也是经过那个缠脚年代的人,经过了束缚的脚丫就是和普通人的不一样,所以她走起路来总是慢慢悠悠,现在想想,她确实是想快也快不了。

姥姥的院子里有一棵据说比我年龄还大的山楂树,它什么时候被栽下,又是如何做的嫁接,这些姥姥都告诉我,但是现在我都无从想起。我就只记得一到秋天,下过霜以后,那棵山楂树上便是一嘟噜一嘟噜的红山楂,一嘟噜就能有好几十个,高产得很。被嫁接过的树接出来的果子甜中略带酸,面面的,沙沙的,口感极佳。

我最喜欢干的事莫过于上树摘山楂,但是我揪果子的动作总是过于暴力,连带很多枝叶被扯下来,姥姥虽然不负责,也是以不安全为由把我劝下梯子,而攀上矮梯的姥姥总是能轻轻松松摘满好几个大簸箕。山楂果皮略厚,我摘着摘着就会掰开很多嘴那些软绵绵的果肉,种子也不会太吐,小时候

还一度担心种子会不会在肚子里发芽,长出山楂树再结很多山楂。采摘结束后,姥姥就会在簸箕里做着筛选,“你看看这个多大,就是被虫子啃了一点。”她虽说着挑坏果,但是遇到坏的她总能找到合适的理由把它们继续留下;“这些被鸟儿啄了的地方,用刀子抠抠就行。”她不停地跟我说着,双手做着这种“无效分拣”。最终,那些最大的最好的、完美得恨不得几个点点都相同的果子都给了我,那些带着虫眼、被鸟啄过的都被她自己留下了。

院子的东墙,我小时候觉得高,现在想来也不过一米半,还不及现在我的身高。墙根底下爬满了山药豆的蔓子,结果的时候,那些小棕色豆豆一片片密密麻麻,摘的时候会有白色液体渗出,黏糊糊,所以我从小就不爱干这个活儿。

姥姥腰间挂着一个类似围裙的破布兜子,左手牵起来,就成了个简易的包裹,方便她在矮墙那里来回穿梭,一兜子一兜子,好像永远摘不完。我是没什么兴趣,总是躲在一边的簸箕旁,挑大个儿。但和山楂糖葫芦比起来,其实我更爱吃糖山药豆。

眼下正是吃糖葫芦和糖山药豆的季节,

“白露”已随时光远

○ 王丽

那片苍苍蒹葭深处,一位美丽的佳人宛在水中央,衣袂随风飘舞,身姿若隐若现,晶莹剔透的露水仿佛赋予了她更加灵动的生命力,这绮丽的女子撩拨着人们内心深处深情的追溯,那是关于神话般的传说以及对爱的无尽眷恋。

我有幸出生在白露时节,成长于麻大湖畔。故乡的那片湖,承载着我童年与少年时期无限的欢乐与幻想。幼时,我曾天真地遐想,那片茂密的芦苇荡中定然藏着一位如诗中般的佳人;青春年少时,与表姐一同荡舟湖上,穿梭在苍苍蒹葭与繁盛的莲荷之间,在苇塘中执着地追寻那一抹虚幻的美丽,然而常因芦苇的繁茂连绵迷失了方向,误入苇湖深处,心中虽有一丝慌乱,却也充满了探索未知的兴奋。若是恰逢落雨,便采下宽大的荷叶当作雨伞顶在头上,雨滴打在荷叶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别有一番乐趣。

多年后,我告别了故乡的苇湖,踏上了远行的征程。自此,“白露”在我心中仿佛成了离别的代名词,每至白露时节,心中总会无意间平添许多伤感,正如晏殊在词中所叹:“流水淡,碧天长。路茫茫。凭高目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那远行的路途如流水般漫长,看不到尽头,唯有凭高望远,在鸿雁归来之时,心中涌起无尽的思念与怅惘。杜甫亦云:“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白露降临,秋意渐浓,抬头仰望那轮高悬的明月,将满心的思念寄托于其上,却总觉得异乡的月亮怎也比不上故乡的明亮。此时,故乡的歌如一只清远的笛,在有月亮的夜晚悠悠响起,而曾经的友人似也随着那笛声渐渐远去,消失在岁月的深处。故乡,犹如一幅被白露浸透的古老画卷,虽美却带着一丝模糊的惆怅,让人在回忆中沉醉,又在沉醉中感伤。

因生于白露,我曾娇情地将微信昵称改为“白露”,本以为是是对自身生辰的一种诗意的纪念,却不想引起了家人、朋友的“极度不满”,他们说,白露虽晶莹剔透,仿佛夜空中闪烁的繁星,但其生命极其短暂,太阳升起的一刹那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从未存在过一样,这似乎预示着生命的脆弱与终结,远有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在那华丽扰攘的尘俗世界中无奈地旋转,最终也未能逃脱命运的捉弄,决然地离世,只留下无尽的叹息;近有冯唐《万物生长》里的白露,爱情之路亦是充满波折,如风中残烛般飘摇不定。“白露”一词,似乎在岁月的沉淀中掺杂了许多悲哀忧伤的气息,或许正如人们所言,美的东西总是如昙花一现,绚烂却短暂。于是,在众人的劝说下,我再次易名,在“白露”之后加上“为霜”二字,白露结为霜,需

历经寒露与霜降的漫长酝酿和蓄势,方能抵达那寒冷而纯净的境界。

我也思来想去,人生何必纠结于诸多琐事与无谓的烦恼呢?世间的喧闹与寂静、繁华与荒芜,皆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人活一世,犹如草木一秋,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去,白露已经受雨季的润泽、夏风的轻抚,奏响了秋之序曲。秋天,是色彩斑斓的画卷,亦是收获满满的季节。在静谧的秋夜中,静心沉思,侧耳倾听,窗外秋虫呢喃,似在诉说着秋的故事。时间如朝露般在一天一夜中悄然逝去,人生那些悲喜交加的往事,亦如季节的更迭,一同划过迷蒙的视线,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曹操曾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往昔的岁月已如流水般远去,不可追回,唯有珍惜当下,方能不负此生。

在白露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时节,让我们沐一身秋色,拾一汪秋水,蘸一滴清露,放下心中的执念与烦恼,从容容、恬淡闲适地生活,用心做好自己,或许这便是人生的真谛所在。在时光的长河中,白露是短暂的停留,亦是永恒的诗意。人生亦如此,虽充满了无常与变幻,但只要心怀美好,珍惜每一个当下,便能在岁月的流转中,寻得内心的安宁。



那段时间,不知道是不是秋天来临的缘故,一些与秋有关的思绪在脑海里翻腾。我会时不时想起姥姥,想起那个说话慢声细